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

(上)

〔法〕莫泊桑◎著
李玉民◎译

Selected Stories of Maupassant

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

(上)

〔法〕莫泊桑◎著
李玉民◎译

Selected Stories of Maupassant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/ (法) 莫泊桑著; 李玉民译. — 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5.8

(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978-7-5682-0540-5

I. ①莫… II. ①莫… 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82923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26.25

字 数 / 320 千字

版 次 /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46.00 元 (全 2 册)

责任编辑 / 刘永兵

文案编辑 / 刘永兵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

无可替代的莫泊桑

李玉民

我们处于一个文学畸形的时代，处于最需要短篇小说，而又盛产长篇小说的时代。

细想想，这种状态由来已久。单拿外国文学为例，我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名著当数以百计，而以短篇小说被称为大师级的作家，数来数去，还是那么几位，无非是莫泊桑、契诃夫、欧·亨利、茨威格等，即使再加上几位，也达不到两位数。

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：写长篇小说的大家，在文学发达的国家总是人才辈出，而创作短篇小说的圣手，无论在哪里都难得一见。

以19世纪法国文学为例，大师级的长篇小说家，至少能列举出雨果、巴尔扎克、司汤达、大仲马、福楼拜、左拉。然而，短篇小说家大师级人

物，只有“短篇之王”莫泊桑一人。

多不容易，一个世纪才出一个，还是在文学达到鼎盛的19世纪的法国。

到了小说成为文学创作主流的20世纪，这种状况并没有改观。在法国，小说越写越长，被称为“长河小说”，卓有成就者有普鲁斯特、罗曼·罗兰、杜·伽尔、杜阿梅尔、特洛亚等。但是，真正的短篇小说圣手，也只有被称为“短篇怪圣”的马塞尔·埃梅了。

究其原因，还不在于创作长篇容易而创作短篇难，而在于长篇凭其篇幅能无限延长，图新求变就有巨大的空间；反之，短篇小说囿于篇幅短小，求变也没有用武之地，而且三变两变，往往变成中篇甚至长篇，丢了芝麻得了西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这就是为什么小说越写越长，长篇小说家越来越多，时而聚拢渐成声势，终成流派。况且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阅读品味的变化，长篇小说也逐渐取代诗歌，引领文学的潮流了。相比之下，优秀的短篇小说，往往是长篇小说大家的余墨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短篇小说形成不了独自的流派，短篇小说家只有个人风格，而短篇小说圣手或者大师，只能天马行空，独来独往了。

说来也很有趣，“王”者，孤家寡人也。冠以“王”者，唯莫泊桑一人而已。他虽然也有《一生》《漂亮朋友》等六部长篇，但只能冠以“短篇小说之王”，如果去掉“短篇”冠以“小说之王”，肯定早就被推翻了。世界文学史上那些长篇小说大师，个个都有王者风范，但谁也不敢称王，恐怕就是这个道理。有什么办法，怪只怪短篇小说苑中无老虎。

短篇小说，西文conte，本义就是短小的故事。莫泊桑写了三百多篇故事，无可争议地成为“故事大王”。

讲故事，讲俗人俗事，表现人生百态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，也是世俗文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。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就是体现这种文学传统的典范。

文如其人，其人如文，在莫泊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其文何文？正是市民百姓喜读乐看之文；其人何人？也正是市民意识最强一个人。

在著名作家中，莫泊桑不仅是市民意识最强的一位，还是市民生活过得最滋润的一位。要知道，莫泊桑的父亲曾是银行职员，他本人也在海军当职员多年。父亲因婚外恋而夫妇离异，儿子干脆终身不娶，当了一辈子帅哥儿……他的作品中的许多场景，正是他的生活场景。

莫泊桑小说的故事背景，都是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，或者巴黎及其郊区。诺曼底是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故乡，而巴黎则是他供职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地方，写这两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各色人物，他自然得心应手。

莫泊桑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，大多是小人物，有诺曼底狡猾的农民、慷慨的工匠、受欺凌的妓女和女佣、小职员、小店主、小市民，也有比市民还世俗的破落贵绅、富商、工厂主，以及野心勃勃的政客。例如《项链》中因爱慕虚荣而毁了一生的小市民；《羊脂球》中，有爱国骨气的妓女和软骨头的富商与乡绅，在敌人的淫威面前不同的表现；《第二十九床》堪称《羊脂球》的姊妹篇，通过一个法国姑娘的遭遇，着重讽刺了普法战争中法军的无能；《一家子》中为争遗产而大打出手的一家人；《泰利埃妓馆》中去逛窑子而丑态百出的社会名流；《两个朋友》中宁死也不肯将通行口令告诉敌人的一对友人；《一个诺曼底人》《皮埃罗》《魔鬼》，以极滑稽的场面，勾画出诺曼底人怪吝的性格。

这些人物构成了法国社会的主体，他们身边发生的故事，便构成了世俗社会的万象。这种万象的光怪陆离、色彩纷呈，在任何作家的作品中，

都不如在莫泊桑的小说中展现得如此充分。到了19世纪下半叶，法国进入了空前的世俗社会，这个时期的法国社会，在莫泊桑的笔下得到了空前的描绘。

总之，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在这三百篇故事中，几乎没有莫泊桑的笔触不到的地方。他不但擅长讲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，还臆构一些怪异的故事，以满足市民阶层的猎奇心理。例如《奥尔拉》，就是以日记体记述了许多怪异现象，让人感到命运受物体的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控制。《恐怖》虽然取材于现实，但是也相当怪异，同他许多别的故事一样，反映人在生活中失控的一面。

莫泊桑一开始写作，似乎就给自己定了基调，并且一直遵循：每篇作品都要写成生动有趣的故事，写成纯而又纯的故事。他不同于雨果、巴尔扎克、司汤达，也不同于福楼拜、左拉等名家，讲故事就是讲故事，既不是为了表现某个主题，也不借题发挥、长篇大论。他总是带着市民意识和平常心，每次写作都保持这种状态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仅仅十年（1880—1890）的创作生涯中，无论是创作思想还是创作风格，都应该是变化最小的作家。他就好比一位技艺纯熟的工匠，制造出“众生相”的一个个精品。

以三百篇故事而称王，可见这些故事的分量，许多篇目如《羊脂球》《西蒙的爸爸》《项链》《两个朋友》等，都已成为世界名篇。莫泊桑的短篇小说，是自自然然地讲故事的典范，也是以世俗故事登上经典殿堂的典范。

这里不得不重复多少评论家盛赞莫泊桑的话：

盛赞他是讲故事的高手，每部作品完全围绕着所讲的故事而剪裁，精心追求故事本身的喜剧性或悲剧性效果。《我的叔叔于勒》读来令人

心酸，行文起伏跌宕，忽喜忽悲，家人对于勒的态度也忽爱忽憎；其喜尤显其悲，其爱更增其恨。亲情已如此，人生冷暖便不言而喻。《归来》更是纯粹的人生命运的故事，作者手法之高妙，喜剧性和悲剧性完全融为一体，直到故事戛然而止，读者也难断言其喜其悲。《火星人》和《魔椅》两篇，可以说是超现实主义的故事，在以写实主义为主旋律的莫泊桑短篇小说中，这两篇该算是另类。然而超现实也可能像周期性的彗星，成为封闭的弧线，总要周期性地回到现实这个点上。喜也人生，悲也人生，莫泊桑的故事，就是在讲人生。有些故事似乎没有主题，其实脱离不开人生这个大主题。

盛赞他具有双重视觉，观察人情世态细致而深刻，能从日常小事和人的寻常行为中，看出人生哲理和事物的法则。莫泊桑叙事语气生动风趣，善于烘托气氛，制造戏剧效果，放得那么开，正因为有人生哲理和事物法则的底蕴，而这种底蕴，总是到故事的最后才揭示或暗示出来，令人拍案叫绝，这便是作者的高超艺术。例如精品杰作《项链》，女主人公为赔偿一串丢失的钻石项链，赔进去了整个青春年华，十年后再见到女友，正为保住自己的人格而扬扬得意时，女友却坦言那是一串假项链。轻声一语，不啻一声霹雳。人生命运的轻重得失，就蕴含在这个简单的故事中。

还盛赞他是法兰西语言大师：他的小说语言清新自然，生动流畅，堪称法语的典范。借著名作家法朗士的话说：他（莫泊桑）的语言雄劲、明晰、流畅，充满乡土气息，让我们爱不释手，它具有法国作家的三大优点：明晰、明晰、明晰。

就连最看重创新的安德烈·纪德，也难得地给莫泊桑以这样的定位：“不失为一个卓越超群、完美无缺的文学巨匠。”

居伊·德·莫泊桑（1850—1893）一生短暂，却留下大量至今还拥有

广大读者的作品。三百篇故事，在世界短篇小说名苑中，更是争奇斗艳，雅俗共赏。在生活节奏加快、最需要短篇的今天，我们越发感到，莫泊桑是无可替代的。

2006年8月8日

于北京花园村



目录 *Contents*

一个诺曼底人 / 001	魔椅 / 130
皮埃罗 / 010	春天 / 142
疯女人 / 017	舆论 / 149
晚会 / 021	保罗的女人 / 155
复仇者 / 033	西蒙的爸爸 / 174
恐怖 / 040	一次野餐 / 184
第二十九床 / 048	一名农场女佣的故事 / 197
魔鬼 / 062	一家子 / 218
两个朋友 / 072	泰利埃妓馆 / 245
项链 / 081	羊脂球 / 274
我的叔叔于勒 / 093	伊韦特 / 315
归来 / 104	
嫁妆 / 113	莫泊桑生平和创作年表 / 401
火星入 / 127	



一个诺曼底人

——献给保尔·阿莱克西

我们出了鲁昂城，驶上通往瑞米耶日的大道，轻便马车就飞驰起来，穿过一片片牧场，直到爬康特勒坡时，马儿才放慢速度。

眼前的景色，是这世间最为壮美的了。身后便是鲁昂城，林立的教堂和哥特式钟楼，建造精美，宛若象牙工艺品。对面则是圣瑟韦工厂区，矗立着无数烟囱，向天空喷射烟云，与老城区无数神圣的钟楼遥相呼应。

这边，大教堂的箭顶，是人类建筑丰碑的制高点；那边，作为竞争对手，“霹雳”的“火泵”，几乎也高不可测，甚至比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还要高出一米。

前面，流淌的塞纳河水波光粼粼，河中散布着岛屿。右岸白色的峭壁上覆盖一片森林；左岸草场连着草场，一望无际，延展到远处，很远处，

才被另一片森林阻断。

沿着宽阔大河的陡岸，停泊着一些大船。只见三艘巨型汽轮，鱼贯朝勒阿弗尔方向驶去。另有一组船队，首尾相连的一只三桅船、两只双桅纵帆船和一只双桅横帆船，由一艘吐着滚滚黑云的小拖轮牵曳着，逆流驶向鲁昂。

我的同伴是当地人，看也不看这片令人惊叹的景色，不过，他一直在微笑，似乎在窃笑。猛然间，他朗声说道：

“啊哈！等一下您就会看到一样特逗的东西，马蒂厄老爹的小礼拜堂。老兄啊，那才够味儿呢！”

我不免惊讶，看着他。他又说道：

“我要让您闻一闻诺曼底的一种气味，会留在您鼻孔里久久不散。马蒂厄老爹是全省最值得称道的诺曼底人，他那小教堂，也算这世间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观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得先给您解释几句。”

马蒂厄老爹，人称“酒坛子”老爹，原是个退伍还乡的上士，他身上以精妙的比例，完美地结合了兵痞的调侃戏谑和诺曼底人的奸狡油滑。他回到家乡，依仗多方面的照拂，以及他本人不可思议的手段，当上了一座很灵验的小教堂的管理员。那座教堂受圣母的护佑，经常前来求神膜拜的，主要是那些怀了孕的少女。他还给教堂里显灵的神像取了个名字：

“大肚子圣母”，而且对这位圣母也比较随便，总好说三道四，但是绝不敢失敬。他为他那“好心肠的童贞圣母”专门写了一篇祈祷文，还送去印刷出来。这篇杰作充满无意的嘲讽、诺曼底式的幽默风趣，冷嘲热讽中还掺进了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秘的灵验所怀有的迷信的敬畏。他也不大相信他这位保护神，不过出于谨慎，他还是相信一点点儿，从策略上考虑，他也得小心侍候。

他这篇令人咂舌的祷文是这样开头的：

我们慈悲的童贞圣母玛利亚，本地以及整个大地未婚母亲天经地义的保护神，请您保护我这因一时疏忽而失足的女仆吧。

.....

祷文是这样结尾的：

千万代我问候您的神圣丈夫，并代我向天父求情，让他赐给我一个类似您那夫君的好丈夫吧。

这篇祷文遭受本地神职人员的封杀，马蒂厄老爹就暗中出售，据说那些虔诚诵祷的女人，无不受益匪浅。

总而言之，他谈起仁慈的圣母，就像一名贴身仆人谈论他的主人——一位令人敬畏的王爷，抖出他熟知的主人的所有隐私。他也了解圣母的底细，跟朋友在一起时，几杯酒下肚，他就压低声音，把这些当作一大堆笑话讲出来。

等一下，您亲自见识见识吧。

光靠圣母这位保护神，收入似乎根本不够他花的，于是，除了圣母这个主业之外，他又搞了点儿副业，做起圣徒的生意。所有圣徒，几乎，或者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小教堂里摆不下了，他就将圣徒像放到柴房里，一有信徒前来请圣，他就立刻搬出来。这些小木雕像，都是他亲手制作的，一副副模样滑稽极了。恰好有一年，有人来给他油漆房子，他就让人家顺手把圣徒像从头到脚全漆成绿色。您也知道，圣徒都会治病，但是各有专

长，绝不能搞混了，也不能弄错了。况且，他们都像蹩脚的演员那样，彼此忌妒得要命。

那些老太婆怕拜错圣徒，常来请教马蒂厄。

“耳朵出毛病，哪一位圣徒最灵？”

“当然是奥西姆圣徒最灵了，还有圣庞菲尔也不错。”

马蒂厄的乐子远不止这些。

他总有空闲时间，也就总喝酒，不过，他喝酒可是讲艺术的，诚心诚意，因而每天晚上都照例喝醉。他喝醉了，自己心里却明白，而且明白得很，每天都能记录下来醉酒的精确度。这是他的主要营生，教堂的差使倒排在第二位。

还有，他发明了——您听好，可得坐稳了——他发明了醉酒测量计。

测量仪器并不存在，但是，马蒂厄的观测就跟数学家一样精确。

您能听见他反复这样说：

“从星期一起，我就超过了四十五度。”

或者这么讲：

“我处于五十二度至五十八度之间。”

再不然：

“我总有六十六度至七十度了。”

再不然：

“浑蛋，我本以为醉到五十度，现在发觉到了七十五度了！”

他一说一个准儿，从不出错。

他断定没有达到过一百度，不过他也承认，一超过九十度，他的观测就不准了，因此不能绝对相信他的话。

马蒂厄一旦承认过了九十度，那您就放心吧，他可是真的酩酊大

醉了。

每逢醉成这样子，他老婆梅莉就气得发疯。那婆娘也是个活宝，她堵在门口，见马蒂厄回来，就破口大骂：

“你还回来，混账东西、臭猪、醉鬼！”

马蒂厄一听，就收起笑脸，面对他老婆站定，口气严厉地说道：

“闭嘴，梅莉，这会儿不是谈话的时候，等明天再说吧。”

假如她还不依不饶，他干脆逼近一步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

“快闭起你那嘴，我可是醉到九十度了，掌握不好分寸了！你要当心，我想揍人啦！”

梅莉这才收兵退下。

到了第二天，假如她又要重提这件事，马蒂厄就冲她嘿嘿一笑，回答说：

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说得够多了，事情已经过去。如果还没有喝高，那也不碍什么事儿。如果真的喝高了呢，那我向你保证今后改正，说话算数！”

我们的马车已经爬上山冈，驶进鲁马尔这片壮美的森林。

秋天，绚烂的秋天，在残存的鲜绿色之中，掺进了金黄色和紫红色，就好像太阳融化了，一滴滴从天上流进了茂密的树林。

马车穿过杜克莱尔，我的朋友就驾车离开瑞米耶日大路，朝左拐上一条近道，驶进一片灌木林。

不大工夫，马车就爬上一座大山冈，我们重又发现风光旖旎的塞纳河谷，以及在我们脚下蜿蜒流淌的河水。

路右侧，有一座小建筑物，青石板屋顶，上面突兀地立起一个钟楼，

宛若撑起一把阳伞。建筑物的后身，是一所漂亮房子，安有绿色百叶窗，墙壁爬满了忍冬藤条和蔷薇枝蔓。

一个粗嗓门嚷道：

“来朋友啦！”

马蒂厄闻声出现在门口。他年已六旬，瘦瘦的身材，留着一缕山羊胡子、两撇全白了的长长的髭须。

我的同伴与他握手，又把我介绍给他。马蒂厄把我们让进一间清爽的屋子，是厨房兼做客厅。他解释道：

“我呢，先生，我没有高雅的住宅。我不愿意离开吃的东西。您瞧，这些锅碗瓢盆都陪伴着我。”

他随即转身，问我的朋友：

“您干吗赶在星期四来呢？您明明知道，这是我的保护神的门诊日。今天下午我出不了门。”

说着，他跑到门口，他大吼了一嗓子：“梅莉——伊！”吼声大极了，想必一直传到河谷，塞纳河上来往船只的水手都会抬头张望。

梅莉没有应声。

于是，马蒂厄狡黠地眨了眨眼睛，说道：

“她跟我赌气呢，要知道，昨天我喝高了，到了九十度。”

我的同伴笑起来：

“到了九十度，马蒂厄！您怎么搞成这样？”

马蒂厄答道：

“跟您说吧，是这么回事。去年，我只收获了二十拉齐埃尔^①的杏黄

① 拉齐埃尔（rasière），法国旧计量单位，1拉齐埃尔≈70升。

苹果。这是个小年，不过，酿苹果酒倒是够了。于是，我酿了一大桶，昨天才开启。玉液琼浆，就是玉液琼浆，你们尝尝就知道了。当时波利特在我这儿。我们俩喝了一杯，接着又喝下一杯，总不过瘾，真能一直喝到第二天。一杯接着一杯，喝得我的胃里凉飕飕的。我就对波利特说：‘再来杯白兰地，暖暖身子有该多好哇！’他立刻赞成。可是，白兰地喝下去，全身又发火了，结果还得换回来，再喝苹果酒。就这样一凉一热，又一热一凉，我发觉自己醉到九十度了。波利特离一百度也不远了。”

房门猛然打开，梅莉走进来，还未向我们问好，就先来了一句：

“蠢猪，你们两个都足有一百度了。”

马蒂厄这下可火了：

“不许胡说，梅莉，不许胡说，我从来就没有醉到过一百度。”

主人请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。餐桌就摆在门前的两棵椴树下，旁边是“大肚子圣母”小教堂，面对着开阔的美景。马蒂厄给我们讲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显灵的故事，他那嘲笑的口气中，却含有几分轻信，倒是出人意料。

苹果酒清凉可口，甜丝丝的，又有点辛辣，容易醉人，我们喝了好多，而比起别种酒来，马蒂厄更爱喝这种酒。饭后，我们就骑在椅子上抽烟斗，忽见来了两个老太婆。

两个人都够老的，佝偻着身子，骨瘦如柴。她们问了好，就说是来求圣布朗的。马蒂厄冲我们眨了眨眼睛，回答说：

“我这就给你们取来。”

他说着，就钻进了柴房。

他待在柴房里足足有五分钟，出来时一脸沮丧，双臂往上一举，说道：

“不知他跑哪儿去了，没找到，但是我肯定有。”